

1560：讓世界知道澳門

澳門始見於西方地圖年代考

郭聲波* 魯延召**

目前公認的西方人所繪地圖中，最早標出澳門地名“Macao”的，是1570年葡萄牙人費爾南·瓦斯·多拉杜（Fernão Vaz Dourado）所繪〈從錫蘭到日本的亞洲地圖〉，最早的澳門專題地圖是1607年葡萄牙人西奧多·拜耶（Theodore de Bry）所繪澳門平面圖。本文考證，最早標出澳門地名“Macao”的，是1560年左右佚名葡萄牙人所繪〈從暹羅灣到日本的遠東海圖〉，最早的澳門專題地圖是1615-1622年間葡萄牙人曼努埃爾·戈蒂紐·德·埃雷迪亞（Manuel Godinho de Erédia）所繪之〈澳門平面圖〉。

最早由西方人標出澳門地名的地圖

16世紀中期，葡萄牙人的東亞航海圖已畫出廣東沿海地區，但沿海島嶼大多是示意性質，無論位置還是形狀、大小，都不太準確。不過，當時的東亞航海圖都是比例尺較小的地圖，廣東沿海島嶼本來也不太大，即便畫得不夠準確，也不影響這些地圖在標示東亞海岸線走向方面的價值。

另一方面，由於所取比例尺不大（一般都在1:400萬以下），16世紀的東亞航海圖在標畫珠江口諸島時，都祇能以芝麻大小的小塊或小點處理，而澳門半島祇是香山島東南一個面積不足三平方公里的小海角，不可能在這樣的地圖上明確標畫出來，所以，有關澳門的地名標註，祇能標在香山島旁。如〔圖1〕、〔圖2〕，就是在香山島的東北側標註“Macao”一名，這便是後來有人誤認為香山島古稱“Macao島”的原因。譬如1750年尼古拉彼廉繪製的《廣東珠江口列島圖》，就將澳門標註為“Ville de Macao”（馬交城），另將香山島標註為“Ilha de Macau”（馬交島）⁽¹⁾，顯然是大錯特錯了。中國人

管澳門半島叫濠鏡澳，但中國史志及地圖從來沒有將香山島叫做“濠鏡島”，祇有將澳門半島叫做“香山巒”的例子。⁽²⁾可見，香山與澳門是以大帶小的關係，而不能以小帶大。

〔圖1〕即葡萄牙繪圖師費爾南·瓦斯·多拉杜（Fernão Vaz Dourado）1570年所繪〈從錫蘭到日本的亞洲地圖〉。⁽³⁾《澳門：從地圖繪製看東西方交匯》第96頁注明：“此圖第一次標明了澳門。”⁽⁴⁾但印得比較模糊，用五百萬像素掃描後放大觀察，仍然不清。〔圖2〕即多拉杜1571年所繪的另一幅〈從錫蘭到日本的亞洲地圖〉⁽⁵⁾，珠江口一帶海岸與島嶼與〔圖1〕幾乎完全一致，因此可以斷定它是摹自〔圖1〕。用六百萬像素掃描後放大，可清楚見到珠江口內最北一個大島的右上角標註有一行葡文地名“Macao”，可以肯定它標註的地物就是這個大島，它應該就是當時中國人稱呼的香山島。由此斷定，〔圖1〕在香山島右上標註的模糊不清的文字也是葡文地名“Macao”。〔圖2〕還在香山島南加繪了一個較大的島嶼，估計是三灶島，據說三灶島在明代也是“蕃舶”之藪。⁽⁶⁾

*郭聲波，暨南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，博士生導師；**魯延召，暨南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生。



〔圖1〕1570年多拉杜繪地圖局部，下圖為原圖。

再往南，有兩個左右相對的島嶼，東邊藍色的一個應是蚊灣山，西邊紅褐色的一個應是連灣山，兩山(島)之間的水灣稱為浪白滯或浪白澳，是葡萄牙人入據澳門之前的一個臨時泊口，所以葡萄牙繪圖師要特別加以顯示，並在二島的右側(今珠江口東岸深圳、東莞一帶)標註“Lampacao”，這種偏離標註對象的標註方法與“Macao”相同，都是迫不得已而為之。浪白滯今已基本淤塞，地點在珠海市南水鎮。

浪白滯之南，還有一個大島，標註為“Samchcam”，即著名的上川山島，葡萄牙人早期泊口之一。

這裡要解釋的一個重要問題是，香山島今為中山、珠海二市之地，位處珠江口西岸，但〔圖1〕、〔圖2〕乃至16世紀各圖為甚麼都將其畫在珠江口正中？其實，這正反映了珠江口海岸線古今走向的不同。



〔圖1〕原圖〈從錫蘭到日本的亞洲地圖〉掃描自《澳門：從地圖繪製看東西方交匯》頁96之圖63。該圖攝自費爾南·瓦斯·多拉杜(Fernão Vaz Dourado)《二十幅地圖集》，原圖藏於美國加州聖馬力諾·亨廷頓圖書館。

當初葡萄牙人選擇濠鏡澳西側的內港而不是東岸的南灣為主要船口，除了躲避風浪的考慮外，應當還與西岸有更方便的航道通向廣州有關。據王頌考證，香山縣西邊的水道，既可由與新會縣分界的“虎跳門”出入，也可由“雞蹄門”、“磨刀門”出入。⁽⁷⁾磨刀門水道，靠近香山島的西緣，出外洋，再轉入前山水道，這樣就與濠鏡內港相接了。大英博物館藏《中國諸島簡訊》云：“從亞馬港取海道前往廣州，可走兩條路：一條叫內線，即沿着亞馬港所在島嶼的西側，途經香山，前往順德島。從右側也可以去廣州，返回可走同一路線。”⁽⁸⁾既然澳門有東、西兩條航道通往廣州，而這兩條水道都可以叫珠江，那麼當時葡萄牙人認為澳門位處珠江口正中也就不足為怪了。直到18世紀中，中國人所繪許多地圖仍將香山島畫在珠江口正中（如〔圖3〕⁽⁹⁾），也證明西方人所畫不誤。

筆者之所以如此花費筆墨詳細考論〔圖1〕和〔圖2〕的情況，是因為這兩幅地圖的價值在於，它們被公認比另一



〔圖2〕1571年多拉杜繪地圖局部，下圖為原圖。



〔圖2〕原圖〈從錫蘭到日本的亞洲地圖〉掃描自《澳門：從地圖繪製看東西方交滙》頁98之圖64。該圖攝自費爾南·瓦斯·多拉杜（Fernão Vaz Dourado）《十八幀地圖集》，原圖藏於美國加州聖馬力諾·亨廷頓圖書館。



〔圖3〕中國《各省輿圖》局部

幅據說是“第一幅由西方人畫出澳門的中國地圖”還要早。

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等單位所編《澳門歷史地圖精選》第14頁介紹一幅題為“中國地圖”的古地圖時說它是“第一幅由西方人亞伯拉漢·奧地利斯 (Abraham Ortelius) 於1584 (或1595) 年所繪、標註有澳門地區的中國地圖”。從文意看，這句話顯然不是說這幅圖是奧地利斯所畫第一幅中國地圖，因為在這幅畫之前，還有一幅奧地利人大概於1570 (或1584) 年所繪的最早的東亞及東南亞地圖，上面也畫有中國。顯然，這句話的要點是說，它是第一幅西方人所繪的標出澳門的地圖。該圖雖然繪製精細，但珠江口島嶼畫



〔圖3〕中國《各省輿圖》原圖之局部，掃描自《澳門歷史地圖精選》第31頁。

得不如前述多拉杜的兩幅圖準確，如蚊灣、連灣兩島被畫得比香山島還大，“Macoa”標記南移，被放在珠江口東岸今深圳、香港位置，距香山島較遠而蚊灣山較近（如〔圖4〕）。

這幅圖現藏澳門旅遊娛樂有限公司，在阿布拉昂·奧爾特里奧（Abraão Ortélio）《大地圖形說》（安特衛普，1575）一書中，也作為附圖，但註明作者是魯易斯·若熱·德·巴爾布達（Luís Jorge de Barbuda）。⁽¹⁰⁾巴爾布達1575（或說是1572）年從葡萄牙來到西班牙，1596年在塞維利亞被指派為負責校正印度之家的地圖，據說他的這幅圖是第一張在西方印製的地圖。由此看來，現藏澳門旅遊娛樂有限公司的那幅，應是摹繪本，亞伯拉漢·奧地利斯祇是摹繪者，而非原圖作者，原圖作者是巴爾布達。

巴爾布達所繪之圖，又收錄於奧特利烏斯《坤輿大觀》（或譯《地球大觀》）1584年版中，名為《中國新圖》，故也有人判斷此圖繪製於1584年。⁽¹¹⁾而在此以前，葡萄牙著名學者阿爾曼多·科爾特藏已經提出過1557年、1575-1584年、1576年以前諸說，最後定為1575年成圖。⁽¹²⁾依金國平所考，此

圖草圖開始繪製於1572年，但刊本則是巴爾布達於1583年被任命為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二世宮廷製圖師以後，補繪了明嘉靖三十四年《古今形勝之圖》中的詳細資料後定稿的。⁽¹³⁾綜上各說，此圖繪製時間最早不超過1575年，仍比〔圖1〕和〔圖2〕晚數年。不過，〔圖1〕和〔圖2〕是東亞航海圖，〔圖3〕是中國地圖，因此說〔圖3〕是“第一幅由西方人標出澳門的中國地圖”，還是成立的。

以上提到的1575和1570年兩說，大概是目前為止關於澳門最早出現於西方人所繪地圖的定論。然而，從澳門開埠到1570年，還有十多年時間，難道在此期間，葡萄牙人的地圖真的就沒有畫出澳門嗎？帶着這個疑問，筆者認真研究了收集葡萄牙人古地圖較多的圖集《澳門：從地圖繪製看東西方交流》一書，將其中所有16世紀地圖用六百萬像素掃描一遍，然後一幅幅放大觀察，終於有所斬獲。

筆者驚喜地發現，一幅無名氏約於1560年所繪〈從暹羅灣到日本的遠東海圖〉⁽¹⁴⁾，在珠江口東岸（今深圳一帶）標有“Maco”字樣⁽¹⁵⁾。珠江口標有兩個紅色小島和黃、紅、藍三個大島，再往外面，是一片群島。經與前面各圖比較，珠江口的兩個紅



〔圖4〕1584或1594年（實為1575年前）圖
（原名為“中國地圖”，載於《澳門歷史地圖精選》第2頁，原圖現藏澳門旅遊娛樂有限公司。）



〔圖5〕1560年佚名繪〈從暹羅灣到日本的遠東海圖〉局部

色小島應該就是縮小的香山島和橫琴島。三個大島中，黃島應是三灶島，紅島是連灣山，藍島是蚊灣山，各島的色彩處理與前面各圖相同，祇不過連灣、蚊灣二島的位置偏東，畫到了珠江口東南，且是南北相對。這五個島嶼當時都是葡萄牙人船隻停泊或所經之地，所以此圖均予畫出，如〔圖5〕。

這裡要解釋的是，〔圖5〕將珠江口畫得較窄，“Maco”字樣如標在珠江口，雖離香山島較近，但容易與海岸線疊壓，可能看不清楚，因此圖中將“Maco”字樣標在珠江口東岸空白地帶，這樣雖略為偏離香山島，但文字不至於被海岸線條壓住。此種舉措，在地圖繪製技法中是常用的，並不表明繪圖者認為“Maco”在珠江口東岸。不過在後來的1570年〔圖1〕、1571年等圖〔圖2〕中，“Macao”的標註都是放在香山島右上的珠江東岸位置，顯然是受到1560年圖的影響。這種標註方法，對於沒有來過澳門的人來說，很容易造成澳門在珠江東岸的誤會，前面提到的1575年圖作者魯易斯·若熱·德·巴爾布達，便是受害者之一。

筆者又檢查了1560年之前各圖，再沒有發現澳門標註，如1558年的一幅，雖然也畫出了連灣、蚊灣二島及珠江口內三個島（即三灶、橫琴、香山），但都沒有地名，在珠江東岸也是空白〔圖6〕。由此可見，1560年無名氏所繪〈從暹羅灣到日本的遠東海圖〉的確是迄今為止所發現的西方人最早標出澳門地名的地圖。這個發現，比1570年說推前了約十年。並且，此圖所標澳門地名為“Maco”，與以通常見的“Macao”、“Macau”都略有不同，這對於研究“Macao”或“Macau”一名的語源或本意，應當有重要參考價值。



〔圖5〕原圖1560年佚名繪〈從暹羅灣到日本的遠東海圖〉局部。掃描自澳門《文化雜誌》第35期（1998年夏季刊）第36頁。另外，《澳門：從地圖繪製看東西方交匯》第90頁之第58圖也是此圖，該圖攝自《若昂·德·利斯博阿海洋學》之插圖，原圖藏於里斯本東波塔國立檔案館。

最早由西方人繪製的澳門專題地圖

這是一幅登載於梁嘉新編撰的《中國歷史圖說》第十冊中的西洋圖畫，圖名為“Macao”(如[圖7])。圖說云：“這是西方人所繪的澳門最古圖。”⁽¹⁶⁾但沒有註明出處。澳門《文化雜誌》1998年夏季版第35期載有此圖，旁註“〈1637年澳門圖景〉(原載於*The Travels of Peter Mundy* (London, 1907-1936))”。“*The Travels of Peter Mundy*”即《彼得·芒迪遊記》，彼得·芒迪是英國人，1637年到過澳門。⁽¹⁷⁾在《文化雜誌》澳門圖中，青洲島與陸地之間，畫得比較模糊，而《中國歷史圖說》之澳門圖，青洲島卻與陸地有堤相連。我們知道，青洲築

堤連接蓮峰廟實在1889年，因疑後者實為19世紀末以後之摹繪品。

其實，1637年圖也不是最古的澳門圖。關於澳門歷史的著作使用的最早澳門專題地圖一般是西奧多·拜耶(Theodore de Bry)所繪之澳門平面圖，有人認為“經考證是西方最早印製的有關澳門的地圖，亦大概是在澳門境內繪有立體房屋的第一幅澳門地圖”⁽¹⁸⁾。金國平亦云：“古傑龍在其圖文並茂的〈澳門市政廳大樓記略〉中，複製了被認為是澳門最古老地圖之一的荷蘭人布利(Theodore de Bry)的Amacao圖，並配如下圖例：亞媽閣，Theodore de Bry (1598)繪，可能是最古老的一幅澳門圖。”⁽¹⁹⁾

此圖名為“Amacao”，澳門《文化雜誌》第26期



[圖6] 1558年迭戈奧門繪〈從日本到印度的達東海岸圖〉。掃描自《澳門：從地圖繪製看東西方交匯》第88頁之55圖。該圖攝自迭戈·奧門(Diogo Homem)《十二幀地圖集》，原圖藏於倫敦大不列顛博物館。說明：此圖在《澳門：從地圖繪製看東西方交匯》中原來就不是很清楚，本文作為附圖，主要是表明在珠江口東岸沒有“Macau”註記，祇是一片空白，其它註記是否清晰無關緊要。



〔圖 7〕上為 1637 年澳門圖原圖局部。（採自澳門《文化雜誌》1998 年夏季刊第 35 期）；下為所謂的“1637 年圖”實為 19 世紀末摹繪本，名為“Macao”，載於香港梁嘉新編撰的《中國歷史圖說》第十冊。

▷ 此小圖掃描自澳門《文化雜誌》第 35 期（1998 年夏季刊）第 77 頁，其原圖旁注“〈1637 年澳門圖景〉（原載於 *The Travels of Peter Mundy*, London 1907-1936）”。

（1996 年刊）作〈早期澳門圖〉，銅刻版，縱 25.5cm，橫 33cm，畫有建築、內港、西灣、南灣碼頭、船隻、人物、樹木像，栩栩如生，現藏澳門旅遊娛樂有限公司（〔圖 8〕）。此圖作者的國別和繪製年代，有不同的說法：一說作者狄奧多·德·布里（Theodore de Bry）是荷蘭人，繪製於 1598 年^{〔20〕}；一說作者希歐多爾·拜耶（Theodore de Bry）是葡萄牙人，繪製於 1607 年^{〔21〕}。

按狄奧多·德·布里（布利）即西奧多·拜耶，依徐新等考證，其生卒年是 1528-1598，荷蘭人，言 1598 年成圖者，蓋取其卒年，按該年拜耶已屆 71 歲，能否畫成如此精細的城市圖實屬可疑，要之該圖當繪於 1598 年之前。而言 1607 年成圖者，主要根據是特奧托羅·德·布端《東印度》一書載有該圖，因為該書 1607 年在法蘭克福出版。比較兩說，可知 1607 年之圖祇不過是摹繪本，





〔圖8〕所謂1607年圖，實為16世紀90年代狄奧多·德·布里所繪圖，名為“澳門地圖”，掃描自《澳門歷史地圖精選》第4頁，原圖現藏澳門旅遊娛樂有限公司。另外，此圖又載於《澳門：從地圖繪製看東西方交匯》第139頁之圖91，名為“銅版澳門平面圖”，該圖攝自特奧托羅·德·布端《東印度》一書（法蘭克福出版）第七部分。

原圖當繪製於16世紀90年代拜耶在世之時。⁽²²⁾拜耶姓名中有“德”(de)字，是葡萄牙人命名習慣，他可能本是葡萄牙人，而繪製此圖時在荷蘭，故被認為是荷蘭人。在16世紀，歐洲到處都可見到葡萄牙繪圖師，如西班牙有迭戈·里貝羅，法國有安德列·奧門，英國有迭戈·奧門等，拜耶可能也是其中之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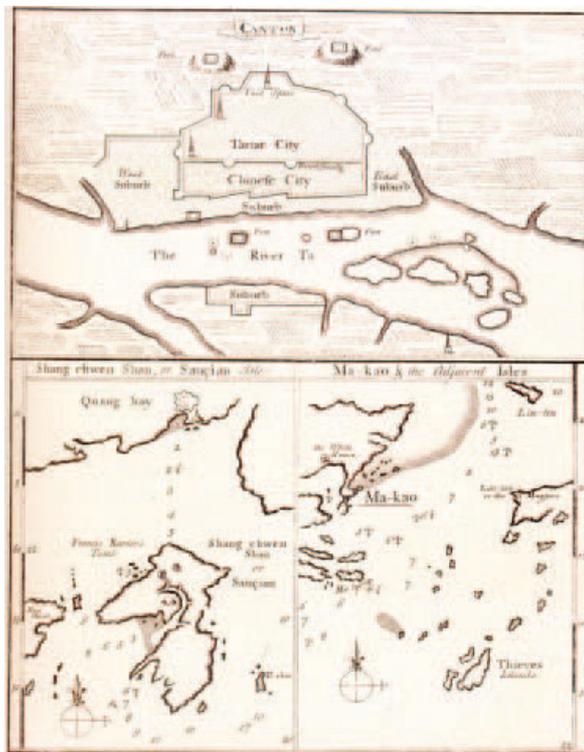
以上兩圖除圖名外，所繪景物沒有地名標註，所以從嚴格意義上講，還不能算標準的地圖，祇能算城市素描圖。其作用與澳門側面圖一樣，僅是供人們觀覽澳門景致概貌的，不具備地圖的指示功能。它們的圖名本是“澳門”，各家亦僅譯為“澳門圖”，後人指為“澳門地圖”，恐是名不副實。

筆者以為，在目前所見葡萄牙人所繪地圖中，最早標註有地名的澳門專題地圖應該是曼努埃爾·戈蒂紐·德·埃雷迪亞(Manuel Godinho de Erédia)(1563-1622)作於1615-1622年的〈澳門平面圖〉⁽²³⁾，如〔圖9〕。

這幅圖不僅在南灣、內港、媽閣廟、東望洋山、大炮臺等地標有具體地名，而且還配有註解，如對珠江的解釋是這樣的：“至廣州大船可行此河，自澳門搭小舟即可抵達。”因此，所謂“澳門的第一張平面圖則出自葡馬混血的馬努埃爾·戈迪諾·德·愛雷迪亞之手”⁽²⁴⁾的說法應當是有道理的。埃雷迪亞出生於馬六甲，其父為葡萄牙名門之後，其母為馬來亞公主。他於1575-1577年間先後在馬



〔圖9〕1615-1622年埃雷迪亞所繪〈澳門平面圖〉
（掃描自《澳門：從地圖繪製看東西方交匯》第112頁之第77圖）



〔圖10〕所謂的1557年圖，實為1757年圖〈進入廣州航運地圖〉
（掃描自《俯瞰大地——中國、澳門地圖》第3頁。另外又見於澳門《文化雜誌》第31期（1997年夏季刊）第145頁。）

六甲和果阿學習。埃雷迪亞是一位地理學家、繪圖師、航海家，著有許多作品。他的繪圖技法渾然不同於其他葡萄牙繪圖師。他的繪圖篇幅不大，看上去暗淡無色。然而，在這些簡潔的圖中，令人感到一種試圖反映大地深處的傾向，所以有這樣的說法：“澳門的地圖一開始就是由在亞洲出生、母親為東方人，並受東方文化影響的葡萄牙繪圖師繪製的。”

另外，筆者還在臨時澳門市政局文化暨康體部2001年製作的《俯瞰大地——中國、澳門地圖集》中，發現有一幅註明成圖時間為“1557年”的清楚畫出澳門半島的地圖——〈進入廣州航運地圖〉（〔圖10〕）。這使筆者大吃一驚，因為此圖之精美，大大超出了16世紀葡萄牙

〔圖11〕1738年〈從海中沿線經澳門進入廣州〉（掃描自《俯瞰大地——中國、澳門地圖》第5頁。該圖是《中華帝國全志》英譯本的插圖。）



1572-1575年巴爾布達繪〈中國地圖〉局部

人的繪圖水準，而且1557年正是澳門開埠的一年，是否西方人果真就在該年畫出了澳門？是否在1560年之前，還有更早的標示出澳門的地圖？筆者一看，就懷疑“1557”這個詞可能是“1757”的筆誤，但細觀該圖集各圖的排列順序，是嚴格按照成圖時間的先後。此圖位置安排在宋代地圖與1707年〈十七世紀的澳門〉圖之間，表明編者的確是作為1557年的地圖看待的。不過，該圖的圖註還是露出了破綻：“廣州可分為南北兩部分，滿族及當時的漢人分居兩地。”既然廣州有滿城，則此圖必不可能繪製於16世紀的明代，而祇能繪製於清代。經與該圖集的第五幅標明成圖時間為1738年的〈從海中沿線經澳門進入廣州〉圖（〔圖11〕）比較，兩圖極為相似，由此可知，所謂的“1557”年圖，必是1738年圖的翻版，也就是說，“1557”確是“1757”之誤。圖集編制者之粗心，不僅於此暴露無遺，而且〈十七世紀的澳門〉圖既然註明成圖時間為1707年，顯然應該定名為〈十八世紀的澳門〉，這也使筆者不能不懷疑圖集編制者是否具備應有的歷史常識。至於圖集解釋文字的鄙俚與蹩屈不通之處，比比皆是，澳門官方文化界何以出版此種粗陋作品（該圖集還特別注明：“版權所有，不得翻印”），着實令人不解。

要之，本文的觀點是，1560年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，因為在這一年的，西方繪圖師作出了努力，試圖讓世界知道澳門。

【註】

- (1) 見譚世寶《澳門歷史文化探真》，中華書局2006年版，頁147。
- (2) 如《明史》卷三二三《呂宋傳》等。
- (3) 紀念葡萄牙發現事業澳門地區委員會《澳門：從地圖繪製看東西方交匯》，頁96，原件（二十幀地圖集）藏於美國加利福尼亞聖馬力諾·亨廷頓圖書館。
- (4) 金國平等〈1535年說的宏觀考察〉（《東西望洋》，澳門成人教育學會2002年）也說：“費爾南·瓦斯·多拉杜的1570年圖首次標出了Macao。”譚世寶《澳門歷史文化探真》頁116亦云：“現存首次在珠江口右岸標出Macao的，是1570年繪於果阿的名為〈從錫蘭到日本的亞洲地圖〉。”
- (5) 《澳門：從地圖繪製看東西方交匯》頁98，原件（十八幀地圖集）藏於葡萄牙里斯本東波塔國家檔案館。
- (6) 光緒《香山縣誌》卷八。
- (7) 王頌〈明代香山陸海形勢與澳門開埠〉，《澳門歷史研究》第2期，2003年。
- (8) 金國平等〈1535年說的宏觀考察〉，《東西望洋》，澳門成人教育學會2002年版。
- (9)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〈各省輿圖〉，《澳門歷史地圖精選》第31圖，華文出版社出版2000年版。
- (10) 《澳門：從地圖繪製看東西方交匯》頁150。
- (11) 黃時鑒等《利瑪竇世界地圖研究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頁79。
- (12) 阿爾曼多·科爾特藏《葡萄牙地圖總匯（Portugaliae Monumenta Cartographica）》，第2卷頁125，里斯本，1960年。
- (13) 金國平：〈歐洲首幅中國地圖的作者、繪製背景及年代〉，《過十字門》，澳門成人教育學會2004年版。
- (14) 〈澳門：從地圖繪製看東西方交匯〉頁90云，此圖為《若昂·德·里斯博阿海洋學》中插圖，該書藏於里斯本通博塔國立檔案館，澳門歷史檔案館1992年版《托爾·多·東寶之十六至十九世紀——澳門與東方》頁48著錄該書為《海事書——指南針概說》。澳門《文化雜誌》1997年夏季版第31期頁36載有此圖，較清晰，旁注“〈日本地圖〉（16-17世紀佚名葡人繪製）”，頁102又載此圖，旁注“日本地圖（佚名/1560年）”。
- (15) “M a c o”的東側還有一行地名，較模糊，似為“Amracrua”，不知是否與“Amacauo”（阿媽港）有關，俟考。
- (16) 梁嘉新編撰《中國歷史圖說》第十冊《明代》，頁227，新新文化出版社有限公司，1979年版。
- (17) 文德泉：〈澳門的日本人〉，《文化雜誌》1993年四季度刊第17期。
- (18) 《澳門歷史地圖精選》，頁17。
- (19) 金國平：〈“議事亭”歷史與中國官員臨澳駐節地考〉，《文化雜誌》2003年秋季刊第48期。
- (20) 徐新：〈荷蘭畫家筆下的澳門——16至17世紀兩幅銅版畫考證〉（《澳門日報》1997年10月12日載），湯開建：〈明代澳門城市建置考〉（《澳門開埠初期史研究》，中華書局1999年）均采此說。
- (21) 《澳門歷史地圖精選》，頁17。《澳門：從地圖繪製看東西方交匯》頁139。
- (22) 胡光華：〈玻璃畫：中西繪畫交流的鏡子〉（澳門《文化雜誌》第45期，2002年冬季版）、莫小也：〈地志畫與澳門地志畫研究述要〉（澳門《文化雜誌》第49期，2003年冬季版）認為，此圖即香港藝術館所藏荷蘭人狄奧多·德·布里所繪銅版畫《早期澳門圖》，約繪於1598年。
- (23) 《澳門：從地圖繪製看東西方交匯》頁112，原件為卡洛斯·M·費格拉（葡萄牙）私人藏品。
- (24) 《澳門：從地圖繪製看東西方交匯》頁113。